



穿行于沙漠中的双峰驼。 邓根珠 摄

□黄世谦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提起沙漠，人们自然必然会想到骆驼；说到骆驼，丝绸之路是个永恒的话题。从古都长安到昔日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漫漫7100公里的古丝路，沿途要穿越包括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内的多个沙漠地带，古代的商贾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骆驼。骆驼分单峰驼和双峰驼两种。双峰驼两个高高隆起的驼峰之间形成“马鞍”，可牢牢固定住180千克重的货物，偶蹄脏能以每小时16公里的速度，在荒漠上疾步行走，如履平地。于是，商队奉上驮着丝绸、瓷器、茶叶等物的双峰驼，浩浩荡荡穿过河西走廊，踏上了“全球化”的旅程，“沙漠之舟”也就成了骆驼的代名词。

□黄维生

1972年我去甘肃碧口风雪微电站，在连部做通信员，一个人住在连部牛毡棚小屋。逢新年连部领导有家的回家，探亲的探亲，没有回去留在连部多是男人，各自怀着几许的心事；或写信，或闲聊。湖北人黄技员喜欢夜色下吹箫；钱工程师家居无锡，喜欢哼江南小调；绘图师齐少朴是天津人，娶了一位上海姑娘为妻，她们家的窗子，总是亮着融融的灯光，在玻璃窗外，我看得到他俩下围棋的手势……当年我才16岁，思乡念家想父母是我新年最为缠绵的事：一个人睡在床上，盖着家里拿来的棉被，将父亲写来的书信，一封一封地找出来搁在枕边，然后独自一人细细地读着家书。父亲在家书前往往开头唤我：“吾儿悉知”，要“维生吾儿”，每当我读到这四个字，心里就滋生出温馨的情感，让我在辞旧迎新的夜晚更想念父母，想念家里的哥姐弟妹，想念老家的旧屋。旧屋两扇窄窄的、长长的木门，

□唐代贤

两块石头

一块石头在草丛里卧睡，阳光晒在脸上，模样安详端庄。踏青的人先专注于草坪和远山构成的风景，毫不顾忌地踩着它拍照，接下来用它揩鞋上的泥土，更有甚者大声嬉笑它的前生今世。惊醒后的石头，抱怨这群人不仅打碎了它的梦乡，而且还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它既着赧又无奈。人群终于离去了，旷野又恢复了宁静。它迫切期待一场及时雨，洗一洗被弄脏的身子，还原成当初的模样。另一块石头则躺在展览馆。之前，它在拖车上被奇形巨石挤压喘不过气，又在车间饱受刀削斧凿。打磨后的模样，珠光宝气，富态十足。它被安置在防范严密的玻璃柜里，看得见

□刘友洪

七仔是我家宠物狗的名字。说它是只宠物狗，其实并不准确。从外形上看，它是一只地地道道的土狗。如果非要说到它与宠物狗有什么关联的话，那就是它的爸爸或爷爷可能是真正的宠物狗，到了它这代，除了硕大蓬松的尾巴还有所遗存外，其余有关宠物狗的基本所剩无几了。我之所以开篇就说它是一只宠物狗，主要是基于它在我家的地位来说的。它得到了我家所有人的爱。关于这一点，从它到我家来的传奇过程，就可窥见一斑。那是十三年前，那时的它还是一只仅有半尺来长的小不点儿，长时间的流浪让它形容枯槁。但它很聪明，天天守着我岳父练剑，跟我的小侄女一起玩。小朋友都喜欢小动物，我的小侄女就喂东西给它吃，它就屁颠屁颠跟着小侄女来到我家，死皮赖脸地睡在门口的鞋子上，撵都撵不走。就这样，它成为了我家一员。妻给它取了一个电影《长江七号》里主角的名字：七仔，它正好是在庚寅年正月初七来的。我家之前没养过宠物，但农村出生的我，养宠物的基本常识还是略知一二。我与妻坐车先送它去宠物店给它

人生履痕

一个很深的巷子，过一道门坎，墙边靠着一架楼梯。楼上开有一个旧式木窗，窗外是一排排鱼鳞式苍青的泥瓦。瓦缝生出墨绿的青苔，长出稀疏的杂草。燕子衔泥筑巢在瓦檐下，夏天总能听见孵出的乳燕叽叽喳喳的叫声……那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从大哥大姐到六妹七弟，都围绕在父母身边，一块儿同桌吃饭，一家人说这讲那。当时大哥、大姐已经工作了，二姐带五妹六妹同母亲睡一间屋。我同父亲和七弟睡一间屋，七弟那时人小，同父亲睡一头，我睡另一头。最先入睡是七弟，白天贪玩上床就睡着了。而我不易睡着，常躺在床上，侧身，在被盖边用眼睛看着倚靠床头的父亲。印象中，父亲很少笑，常一人沉默，不多言语。我母亲会在另一间屋大声招呼：“老头，睡没得？明天还要上班！”“明天元旦，放假。”“一年到头事情多，早睡早起好做

感悟自然

观赏人嘴唇翕动，却听不清是在品头，还是在论足。第一块石头身处乡野，受到人为干扰后，虽一时不快，却依旧能保持原有模样，享受大自然馈赠的阳光雨露，风花雪月。另一块石头摇身一变，成了值钱的宝物，位居柜内，一年四季有光环绕着，受人观瞻和追捧。但若想回到从前，已再无可能了。两块石头的位置不同，对快乐的理解也不一样了，我可以为，生发于心底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青草与星星蛰伏了一个漫长冬季，嗅到覆地的春味，像打了一针强心剂，奋力拱出头

凡人乐趣

洗澡，然后再送它去兽医站给它注射狂犬病疫苗。在宠物店洗澡时，店里的伙计看了看它的牙告诉我们：这只狗狗仅有二三个月大。我与妻唏嘘不已。这只幼小的狗子一来到世上，就饱受世间冷暖，尝尽人间疾苦。我们真不敢想象它是怎样度过那些流浪日子的。我与妻对它更是怜爱了。此时的七仔，恰如正在长身体的孩童，食量惊人。它吃饭不分顿数。妻戏言，只要七仔的肚子里稍微有点空隙，它就要吃东西去塞满。不到一年，它就有四五十厘米高，二三十斤重。其实这段时间，七仔能否留在我家，仍有些波折，或者说七仔是经受住了考验，这些都是事后我和妻才知道的。岳父岳母长期在农村生活，对狗早已不像小侄女那样感兴趣。他俩骑着辆“嘎吱嘎吱”的三轮车去做理疗，就让七仔跟在他们后面。岳父岳母原本想，他俩去做理疗，就让七仔在户外自由活动；如果它自己跑了，丢了，也就算了。可不曾想，等岳父岳母做完两小时的理疗出来后，七仔还忠诚地

科普文学

骆驼

(外一篇)

食就会饿死，骆驼特殊的口腔构造，是恶劣环境“逼出来”的。莽莽大漠，错过任何一处绿洲或水源，这种“舟”就有可能“翻船”，跟商旅们一同葬身沙海，古丝路上何其险！21世纪的新丝绸之路上，取代骆驼的是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0多个国家近200个城市，戈壁飞沙再也不是远行的障碍。骆驼完成了“舟”的使命，全世界仅存的800多峰野生双峰驼，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入极危加以保护。这800多峰野生双峰驼，其中我国境内约500峰，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和甘肃等地的干旱荒漠，它们在默默地向人们讲述着古丝绸之路上的往事和新丝路上的中国故事。

三角梅

在植物界，一般是绿叶衬红花，但有的绿叶也会“抢戏”，三角梅亦然。三角梅顶生枝端的纸质苞片很艳丽，容易使人看走眼，误以为它是花。可专家不会看走眼，华南国家植物园(原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就明确把三角梅归为观叶植物。三角梅的花很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你所看见的三角梅的“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花，而是它的苞片。苞片是一种变态叶，是一种跟花序有关的叶片。三角梅苞片3枚，

每枚苞片内长着一朵筒形两性花，即一朵花中同时具有雌蕊和雄蕊，正是“含蕊红三叶，临风艳一城”。虽是雌雄同株两性花，但三角梅不会选择自花授粉，自交的后果很严重，无异于自杀。三角梅会借助自然风和虫媒来实现异花授粉，整个过程严丝合缝，轻易看不出。杂种优势不仅能让后代更强健，也使得品种更丰富，“花样”更多。已注册的三角梅就超过250个品种，光红色苞片的就有深红、珊瑚红、橙红等各式各样，遗传是相对的，变异是绝对的。人工栽培三角梅以无性繁殖为主，不需授粉也能产生下一代，省去胚胎发育、遗传信息重组等“麻烦事”。三角梅属木质藤本状灌木，枝条韧性好，最适合压条。压条应选择健壮的枝条来“开刀”，直接把伤口埋入土里，压实，浇足定根水，不出一个月就能生根。无性繁殖的子代，其遗传物质与亲代完全相同，但这是相对的；体细胞在外界条件影响下，也会发生变异，这是绝对的。

三角梅大多有刺，这是它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演化出的一种“利剑”，用来抵御“侵略者”。这种原产于巴西的紫茉莉科常绿灌木怕冷不怕热，只要给足光照和温度，一年中就有半年处在盛花期，甚至整年都开花——其实是观叶。

自禁眼眶湿了。

读完父亲的信，依次便是读哥哥写给我的信，再后就是读一两个要好的发小写来的信。读发小的信，心情好极了，现在想起来信中讲的那些事，都是些臭狗屁都不如的事。发小丁江，我们一起读完小学，他家住在我父母亲工作的糖果厂厂附近。糖果厂生产水果糖、软糖，当时没有包糖机，全是厂里工人的孩子和邻厂附近的孩子来包糖。丁江在信中讲：王大的爸给王大买了一辆“飞鸽”，他们走在一起挨得很近……一晃，从1972年到2023年，五十多年过去了，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母亲六七年前也去世了。我曾多次想寻找当时读过的全部家书未如愿。如今，网络发达，万里之遥，手指一点，语音、画图、点赞、问候随时人怀。写书信已是一种奢侈，真要写信甚至可能被人笑话，于是身边仅存父亲写的十来封家书就显得更为珍贵，读起来很有劲！

清晨，第一缕阳光越过山峰，洒在青草沾满露水的脸上，泛起点点红晕。我好奇地睁大眼睛到处寻找星星，却不见一丝儿踪影。“你把星星藏哪儿了？”青草摇头晃脑，笑而不语。

大地之手大地有两双手。一双手长在土上，另一双手握着农具。田地的双手看不见，却在不停地给大地缝制新衣裳。农人的双手挥镰舞锄，在自家承包地里忙碌耕耘希望。农人负责播种、栽花、植树，田地负责催促生长、织衣染色，两双手的默契如同孪生兄弟。农人的手粗糙，布满老茧，把泥土侍弄得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田地之手精巧、轻盈飘逸，把大地编织得四季烂漫，诗行密布。两双手延续人间生生不息。

我这才明白过来，七仔是在做梦，它进入了甜美的梦乡，那声音是它的梦话。我猜想它肯定做的是美梦，可能梦见了跟它的妹妹旺仔（那是我家的另一只宠物狗，那时旺仔还健在）一起玩耍，或是梦见了主人回家，它正在热情迎接。为一探究竟，我上网百度。百度上说，根据实验观察表明，包括狗、猫、牛、羊、大象、骆驼、狮子、豹子、老虎、大猩猩、马、骡和非洲大角斑羚等，在睡眠中会打鼾；做梦也不是人类特有的“专利”，根据脑电波测定可以判断，大脑发育程度较高的动物，也会做梦。原来如此！后来，我们也曾听到过七仔在梦中“啊啊啊……”的恐惧声，前高后低，颤颤巍巍。妻说：“七仔做恶梦了。”是呀，七仔害怕时，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它是梦见自己被遗弃，或是被欺负？流浪狗出生的七仔，是我们小区出名的“胆小狗”。它见了个头比它大的狗，就夹着个尾巴往主人身后躲，寻求保护。即使这样，有一次仍被一只蓝眼睛的哈士奇“咬”伤了前腿，这又给七仔受伤的心灵增添了新的伤痕。

我可以肯定，七仔是不会梦见主人打它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打过它。感谢七仔，它让我长知识了。过去我并不知道动物会打鼾，更不曾想到动物还会做梦，会梦吃。我这才明白过来，七仔是在做梦，它进入了甜美的梦乡，那声音是它的梦话。我猜想它肯定做的是美梦，可能梦见了跟它的妹妹旺仔（那是我家的另一只宠物狗，那时旺仔还健在）一起玩耍，或是梦见了主人回家，它正在热情迎接。为一探究竟，我上网百度。百度上说，根据实验观察表明，包括狗、猫、牛、羊、大象、骆驼、狮子、豹子、老虎、大猩猩、马、骡和非洲大角斑羚等，在睡眠中会打鼾；做梦也不是人类特有的“专利”，根据脑电波测定可以判断，大脑发育程度较高的动物，也会做梦。原来如此！后来，我们也曾听到过七仔在梦中“啊啊啊……”的恐惧声，前高后低，颤颤巍巍。妻说：“七仔做恶梦了。”是呀，七仔害怕时，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它是梦见自己被遗弃，或是被欺负？流浪狗出生的七仔，是我们小区出名的“胆小狗”。它见了个头比它大的狗，就夹着个尾巴往主人身后躲，寻求保护。即使这样，有一次仍被一只蓝眼睛的哈士奇“咬”伤了前腿，这又给七仔受伤的心灵增添了新的伤痕。

□何真宗

陡峭绵延的山路
九曲回肠的田野
民胜村就这样一高一低地
走进我的视线
直抵内心深处的呼啸

风是过客，而我不是
我是老屋门前的一棵树
陪你走向春天
开出许多花朵，开出你的明媚
开出你的诗和远方
开出你回家的那一刹那
将奔涌的血液
嵌入故乡的脉搏

民胜村的人都在坚守
坚守荒芜的故乡长出温暖

玉兰，与西南大学血脉相连

□石子

缙云山的灵气嘉陵江的浪花孕育的
玉兰 扎根书香和智慧的玉兰
在春天的卷首语上灼灼其华的玉兰
与西南大学血脉相连的玉兰
温润的玉 幽芳的兰
点亮一盏一盏的灯
点亮那么多的星星
点亮那么多的眼睛
点亮心灵深处幽微之光

这玉兰该是那笑靥
青春 绚烂

在海龙听见凯歌

□谢子清

去遂宁去安居去常理镇
所有这些都是修饰
掰开全部前缀
最终去海龙凯歌

春天刚刚打开封面
三月稍显有些摇晃
油菜花早已捷足先登
蝴蝶精准指示经纬度
脚步晚于期待集结
一场细雨恰好收手

2.6平方公里犹如一条河
每一个滩头都能打捞故事上岸
特别是溯源而上
供销社、知青旧居、人民大礼堂
如同胶片电影快速倒带

慈云之春

□黄伟

跨进慈云镇的春天
你的眼前是
感知，感慨，感叹

这里
绿水缠青山洋溢着春意
太阳携月照亮了春光
春风啊
它缓缓地流淌在大地与苍穹

这里
李子花眺望着远方
桃蕾愿意与它一起守望
豌豆花的紫绕着油菜花的黄
这是萝卜的花
这是蒲公英的花
这是桑葚成串的絮
这是杨梅的红啊……
这些叽叽喳喳的花语
是游人们五彩的华裳

诗花烂漫

民胜村，送我一个天涯

坚守老墙砸出的一个个洞口
不是伤口，不是疼痛
期待散落的爱
爱这人世间的忧愁
爱这一个村庄的辽阔和苍茫

我又是纠结的，盛大的空虚
让我像一匹快马逃离
没有悲鸣，没有尾音
仿佛所有的留念都是脆弱
仿佛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宁静
仿佛所有的未来
一些长在故乡，一些走向天涯

民胜村，不曾生我养我的地方
却给我一个故乡，送我一个天涯
假如我再也回不去了
我也会让快递寄去我的牵挂

这玉兰该是那火炬
燃烧 引领
这玉兰该是那飞鸟
翱翔 啼鸣
这玉兰该是那文字的魂
生动 深刻

与春风相遇，玉兰就生机无限
与阳光相遇，玉兰就磊落赤诚
与时间相遇，玉兰就树大根深
与文明相遇，玉兰就内涵深邃

西南大学校园，玉兰摇曳
她的话语，定格成风景
在校史馆的墙上，永不凋零

渐次招降似水流年
日子背后的细节新鲜如初
倚墙而立的农耕农具
明显已退休多年
但只要你愿意
依然会轻易刨开光阴的截面

在海龙凯歌
我怀着最朴素的敬意
脚步自始至终保持轻巧
每一次回头
都会感慨“时光如海”
探索成就沼气革命的传奇
收集的地火熊熊如炬
更多时候抬手眺望
才发现“腾飞如龙”
农业、文化、旅游的手紧紧相握
奏响了乡村振兴的凯歌

麻阳农民画

□三都河

一双双粗糙的手
放下锄头之后
文曲星下凡般优雅起来
在一张张白纸上涂鸦
居然把长寿苗乡
又画成了
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

种田人毕竟是种田人的思维
种田人毕竟是种田人的想象
在纸上播种在纸上耕耘
在纸上过节在纸上相亲
他们把白纸当作了责任田
手中的画笔变成了犁和耙
犁出来的是喜悦
耙出来的是欢笑

慈云之春

所有的事、心事、有关生长的事
都在风里如浪般簇拥
它们推着拥着
自信地绽放
在拥挤里
把各自的芬芳分享

此刻，举着锄头耕作的姿势
才是大地上最完美的姿态
他们的剪影才是恒久的风光
此刻，我想在土地上打一串窝
播下时间，种下愿望
我知道，在这里的春天里
土地上，树枝头
所有初青的念头都会被包容
一切的愿望都会得到响应
像带花的树枝伸展在前，绿叶依托
在后
这样，树才够得天
叶才追得上光
这样，才对得起这里的每一寸春阳



行书《诚意正心》。 作者 周龙伟